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下
通要之部

卷
一——三

中華書局

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序

一

吾研討永貞政變始末，而得毅然斷定者，有如下數義：

一、順宗爲唐室第一英主，當時宮廷真實狀態，都爲史冊掩覆殆盡，范希文謂唐史蕪穢，初不料蕪穢之界如此其闊。

二、順宗初政，即從剪除宦寺入手，如登極未達一月，即停止內侍一十九人俸資，可以概見。此種處置，當陸續有之，而或爲順宗實錄所不敢載，或已載而被大奄要求削去，總之順宗實錄，是一最爲不實不盡之紀錄。

三、順宗有疾，至於瘖不能言，都是史臣過甚其詞，實則一切大政，皆是順宗乾綱獨斷，王叔文輩忠實輔弼以成之。不然，以一新進小臣，驟登相位，奉一不言之孱主，掌黜陟大權至數月之久，而始膺反擊，是爲不可想像之政局，於實絕非如是。

四、叔文喪母前夕，在翰林院宴集同僚，宣言主上後苑狩獵，馳馬如飛，敢妄言主病者斬，此短書暴露真實之一綫光明，可得據以推概其餘。古來絕大祕事，只須朝臣掃清當時顯露文字，即可封閉到底，其例非一，然亦終有防不勝防之處，從而

漏洩。

五、以勢推之，順宗自始卽與宦寺形成不兩立之勢，而內侍除李忠言外，更無舍身衛主之人。順宗在積重難返之下，無能倚賴南司之力，以外制內，遂釀成絕對孤立，坐受羣奴凶害而無法自救。

六、順宗絕對出於幽崩，憲宗當時受制於羣奄，已欲不爲商臣，亦不可得。此事公文書內，絕無遺迹可查，李復言之續幽怪錄，成爲絕可信賴之孤證。

七、叔文停止內職，及外藩表請太子監國，皆順宗與內豎肉搏之中間迹象，其趨勢已成爲：非順宗剗絕凶宦，否則凶宦燬滅順宗，二者必居其一，無調和質劑之可能。

八、順宗得着二王劉柳之輔導，政迹皆高着眼，狠下手，朝臣心懼，莫知所措，促成其依傍凶頑、惡直醜正之反常政象，韓柳之分廷對立，職是之故。

九、王西莊言：有唐之亡，亡於不用王叔文，此無寧言：有唐之亡，亡於順宗之被弑。唐史於此一點，紀載不明，而且加意諱匿，可謂蕪穢之至。

十、或曰：順宗以帝王之尊，何以不能衝破內侍之包圍？曰：此歷代帝王遭厄之形勢都如是，加以德宗縱容中使，表顯尤爲突出。迨此種太阿倒持之局既成，凡主上拂於內侍，宮中卽一步行不得，大聲疾呼，亦無人承應，宮門一扇，如山萬重，全將

內外血脈遮斷。以隋楊堅、唐李淵之強悍英鷲，一旦臨命，卽等於孤雛繫虎，聽人割刃，遑問每況愈下之李誦乎？

十一、永貞政變之全幀形象，不論表裏明暗，皆在子厚慧心炯目之中，特於全集之文字間，僅從夾縫中窺測一二，無緣獲得正面左證，吾之號爲指要，所指無過爾爾。

十二、八司馬之一貶不還，全由憲宗於內禪有慚德，憚於面對正人，除程异下才可得隨意畜之外，餘均屏之唯恐不遠，崔敦詩議屏孝字於尊號外，幾遭反噬，亦緣於此。

十三、永貞逆案之一名詞，不見於有唐各項公私著錄，千餘年來，舉世幾無人了解到此一無名之商臣，應與元和聖德融成一詞。於是子厚不得不以春秋之筆，在晉文問守原一史跡上，提出許世子止、趙盾二例，以討伐羞當時陷後代之亂臣賊子。謝枋得評此文云：「字字經思，句句有法，無一字一句懈」，疊山庶幾識得文中重大意義，劉夢得編集，將此文排在議辯類卷首，當亦含有微意。

以上十三項，皆於政治柳文有甚深理解，姑作爲下部前言，以弁於首，讀者諒焉。

二

序

子厚之政治抱負，可從左列各義，分疏以出：

一、子厚之政治觀點，先作理政與弊政之別，凡彼所躬預之政局，適當弊政之後，其方法不得不從消極方面入手。

二、消極方面者何？則弊政爲大癭二：一閹寺、一方鎮。之二者不先剗削淨盡，任何政治方案，都無從設施。

三、永貞政變，爲子厚剗除二癭之慘敗史，蓋二恨結連與清流抗，中有商臣，袒二恨以削清流，而唐室之亡徵以定。

四、倘政變不生，子厚之施政方針將何若？曰：子厚將從安定民生着手，子厚取惟民主義以爲政本，一切輕君而重民。

五、集中之眎民詩，是其政略之全部圖形。士實蕩蕩，農實董董，工實蒙蒙，賈實融融，四民先使安居而樂業，國家於焉相應扶助，使之各盡其力，以廣食用而利遷作。

六、國家雖上理政之途，而惟恐貪便安而趨頹廢，治亂之局，於以循環，則須厲行防微杜漸之策，顯標勤儉二字，作爲準繩，全國通力合作，期於永久安定。

七、國家不斷考績，不斷日新，行政必須做到賄賂不行，賦稅不亂，文化達到禮讓風行，姦盜絕迹，對外看到既柔一德，四夷是則。

八、尤要在整齊風俗，杜絕誣枉，一切推天引神、淫巫瞽史之習，必須根斷，後進養成樸質勤勞，顯明功用，以符聖人立極之本。

九、中國政理，在上行而下效，第一在誘導君主，使知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，休符不于祥，于其仁。絕滅封禪，登崇俊良，大大宣傳天聽自我民聽、天視自我民視原理。

十、要之政治雛形，在生聚教育，政治根本，在祖武孫繩。所謂小屬而支，大生而孥，愷悌祗敬，用底於治，凡其所欲，不謁而獲，凡其所惡，不祈而息，四夷稽服，不作兵革，不竭貨力，不揚于後嗣。

如右十則，綜正負成敗，而形成子厚之政治理想，中間字句，大抵從子厚文中掇拾而來，並非東剽西掠，以冒於作者，人從而覆治柳文，將能理解親切，不至有畔官離次之慮。

三

然則柳子學養如何？此亦條分件繫，可得而言：

一、子厚三十三歲以前，騷賦工夫已做到十分充足，貶謫以後，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，勤勤伏讀，又開始著書，此於子厚學養，發生根本變化。

二、唐人談藝，分文與筆而言，有韻爲文，無韻爲筆。子厚工夫，是由文入筆，卒

成文筆兩擅勝場，韓退之有筆無文，致形成韓柳對比之最要關目。

三、子厚主張文以明道，與退之無異致，但強調文以行為本，在先誠其中，因而生平不打妄語，文皆本色，此足以自信，而兼取信於後世。此一詣也，退之根本達不到。

四、與韋中立書中所開書目，非以充輦悅之繡，而直下過一番苦工，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，是自道得力語。此與退之厭惡禮經，三傳束之高閣者，未可同日而語。

五、子厚不好爲人師，而勤於教人，雖至今不知誰是柳門弟子，而京師之登門者日數十人，湖湘子弟受其薰陶而進德者，不可勝數。此亦與退之好爲人師，而張籍李翱，中途叛教，不認師門者不同。

六、子厚行文，以潔名於時，而潔之由來，言人人殊。要之子厚於文，自定律令，守之不畔，謂其專取則於公穀史公者，所見未免太狹。

七、子厚與浮屠遊，佛說取其與儒書近而好之，往往送僧徒歸覲父母，與世之矇然拜佛者大異其趣，與退之聲言闢佛而喜接浮屠，亦大不相同。

八、或謂子厚貶謫十四年得着靜，退之以仕途比較順利得着躁，以此爲兩家晚年學養進退之原，然此是子厚無從參加意見之事，何足據此軒韓而輕柳？

九、子厚尊師重道，從陸文通學春秋，願掃於陸先生之門，爲時極短，而又值陸

病篤，與子厚從政受挫，倉皇奔竄之時，以此卜知：子厚爲學，不放鬆一刻，也不至因處境順逆，而導致工夫勤惰。凡門內桃李紛飛，火靈庫盛旺等迹，子厚暮年不可能有。

十、子厚一生勤政勤學，無謔浪戲豫樗蒲等惡習，以家缺主婦，身遷萬里，子嗣渺然，祭掃乏人，而後房無妾侍，服用恆不足，有半刻時間，與一分餘力，都閣置在學問上，至死無悔。

十一、民爲邦本，古今一致，子厚主旨一定，推概於古，即使古爲今用。以三國而論，曹魏與民接近，而漢久與民絕，故不當卑視曹魏。集中舜禹之事一文，應視作推重民主之大文字，爲正統論立定基礎，他人不敢如此下筆，何僞之有？

綜右十一則，即文以求其志，君子固得其肺肝焉，更事覲縷，殊嫌辭費。

四

文有有韻與無韻之別，故詩亦號爲文，劉夢得爲子厚纂文，不分詩文，統於一集，吾獨異於是。

尋柳文之帶政治性者，十之六七，其純乎文藝性者，反居少數，祇不過十之三。若夫詩也，人以列於陶韋一派，謂是陶寫性情、幽閒雅淡之作，幾視爲完全擺落政治意味。吾自始亦以此見爲然，認柳文與詩，不趨一律，吾爲文作指要，殊不必併

詩爲一談。他日更端，或異軍蒼頭特起，另成柳詩指要一部，應於分別部居之邏輯，反而有合，本編之所以不包括柳詩在內，職是之故。

繼思此見亦未必是，蓋柳詩非微不脫離政治，時且發舒異常強烈。如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，明明有敘志二字，以爲標幟者，是不待論，他如感遇、詠史、及詠三良諸作，且涉及永貞政變，怵心刻骨，此何能塵視作饒有淵明風味，輕輕放過？獨惜千年來注家如林，一例熟視無睹，從不見有人將此類詩之真實背景，如量顯白，因而柳詩中之誤解、及詮釋不到之處，亦迄無人爲之提出講明。吾雖約略有見於此，而在指要數十萬言寫成鋟版之際，踵劉遺志爲之，殊苦厝手不及。吾不獲已，於是揀擇有關敘志感遇諸篇，略附鄙見，分隸下部柳志及永貞一瞥各門之後，以裨補吾之遺憾外，併將吾較量柳州詩文之不够準確，以致如元冀之指要功能，未臻完整，特明著其始末如右，宏識諒焉。

吾聞鄙宗實齋之言曰：「唐宋以前，文集之中無著述，文之不爲義解傳記論撰諸品者，古人始稱之爲文，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，古人稱書，不稱文也。」此其見與阮芸臺之論文選絕相似，蓋實齋所謂義解者何？經也，傳記者何？史也，論撰者何？子也。此三者皆文選之所不收，而文選之所謂文，即沈思翰藻之文，其中以詩爲大宗，由是涉思，詩文每不可分。自唐家有古文者出，章阮兩家所祖述之界說以

破，蓋凡沈思翰藻之文所不收者，古文皆收之。以柳文言：如祀朝日說之類，義解也，此即經派；段太尉逸事狀之類，傳記也，此即史派；封建論之類，論撰也，此即子派。古文既收文選所不收之三體經史子，古文應亦可以排屏文選號爲大宗之一體詩，吾之所以不遵劉志，而暫標柳詩於文之指要之外，猶有章阮殘存之說，蕩漾於目下，茲一併揭櫟於此，用供識者參證，以語其詳，請待他日。

章士釗

公曆一千九百六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時年八十有五

通要之部續序

右序成於一九六五年四月，而此頃爲一九七一年八月，連年帶月，統計恰是整整七年。由是以知：本集從開始付梓以迄於今，除其他廢棄年月不算外，即以明明可指之最後七年論，亦不得謂非遙遙歲月，就中作者何所事事，可得而言：

一、右經七年，大抵國家從事文化大革命，作者雖日迫西山，而亦在同聲同氣之列，固不能與青少年程功比烈，終究不無多少進步可期。

二、柳文進程，初發於穆伯長啓蒙工作，繼厄於歐陽永叔之韓李僞論，三厄於桐城派之齊壓班柳，駸駸年月，所涉不下千載。柳文重發光豔，殆起於一九四九之大

革命初期，倘無毛主席著作發揚，決不會有崇柳風尚。

三、一九四九年後之柳文崛起，乃出於內外形勢之自然而然，並不由何人強迫招致。仔細思之，倘中唐絕無子厚其人，而此時欲得一士，作爲承先啓後、並裨輔毛主席著作之天然准則，勢且通涉歷史，旁皇無所措手足，世事崢嶸，讀者亮同斯意。

四、從來考古工作，不無奸僞羈雜其間，然往往眞者僞之，僞者眞之，中間工作，純駁不一，如晏元獻否定舜禹之事，乃是特大著例。

五、子厚舜禹之事一文，乃與呂化光之諸葛武侯廟記爲姊妹作。記曰：「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：我之舉也，匪私劉宗，唯活元元。曹氏利汝乎？吾事之，曹氏害汝乎，吾除之，俾虐魏偏從之民，聳誠感動，然後經武觀釁，長驅義聲，咸洛不足定矣。」此記與子厚之舜禹論桴鼓相應，而元獻木然不知，致眞文而驟僞之，天下烏乎信？

六、本編上部依篇順釋，下部別標各義，專題發揮，如禮樂虛器論其一例也。倘自始無下部存在，將見此類議論，無法安置，故柳文指要必須以上下部卒成之，讀者定能洞見本指。

士 釗

千九百七十一年八月十四日時年九十有一

柳文指要下 通要之部

卷一 柳志

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

昔孔子作春秋，終於獲麟，漢經生以謂孔子爲漢開赤制，史遷踵其意，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，爲一大限，下述六國以及漢初百年，用相配置，號曰史記。惟吾之視今日亦然，蓋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者，不啻中國麟止開制之歲也。吾嘗論史，以是歲爲斷，是歲以前，不問經過數千百年，不分朝代，統爲一目，自是年起，不問日月幾何？爲另一目。洪荒以來，人世所經，兩目而已，亦比於唐一行畫天下山河爲南北兩戒，時與地交相輝映。又嘗論古之名人，倘至今日而仍存在，綜其平生論著，將必贊歎今日之所施爲，作爲歌頌，可期沆瀣一氣者，止於柳子厚一人，他無有也。試尋其緒，可得引申而臚列之：

二目之分，首在封建，前一目不論何代，都可號爲廣狹不同之封建社會，後一目則絕滅封建基礎，一切統轄於民。柳子厚著封建論，其意在反封建也，自不待言，貞

符曰：「受命不于天，于其民，〔文因避太宗諱，民易言人。〕」夫受命既不於天，則眎民詩所謂天子，不過假設之名，而非真實之號。〔鈔案：安徽蒯先輩禮卿、曾爲余言，天下事一切名義，無不出於假定，其人說理，頗有獨見。〕真實之號者何？曰：受命不于天，于其民，則一國誠不可以無主也，從而諡之曰民主，應爲子厚意中之所有。且子厚之反封建曰：「繼世而理，上果賢乎？」夫君臨一國，不得繼世，非民主之萌芽而何？此其一。

士農工商，民之四族，二千年來，相沿無變。獨四族者名耳，語其實，則士與農不相接，工與商不相洽，各行其是，甚或水火，蓋國內之階層隔絕，人各一心也久矣。子厚憂之，因堅豎其義曰：「士實蕩蕩，農實董董，工實蒙蒙，賈實融融，左右惟一，出入惟同。」蕩蕩董董，蒙蒙融融，此特表著彼此守分成事、心氣和平之狀，無甚要誼，而其最爲吃緊，意義絲毫移動不得者，在下二語：左右惟一者何？謂四族中隨時隨地，任取兩族而左右配置之，號曰聯盟，號曰互助，或號曰合作，均無不可，而必須本質如出一範，思想共趨一的，比如幾何中之等邊三角，任置甲乙二點，必須走集於頂點而成形。出入惟同者何？謂任何一族，時或致力於國家，有形成吃重之處，其餘三族，必相與質劑而共赴焉，不許有畸輕畸重、秦越肥瘠之弊。由前之說，是四族之靜象，由後之說，是四族之動象。動靜一遵主義而行，利害既泯，舉國一致。全民雖衆，幅員雖廣，務使發一令而如響斯應，牽一髮而全身皆動，一洗自昔勞心勞力、兩

兩離立之謬見，政出多門，民皆癱瘓之弊習，此其二。

自生民以來，中國一治一亂，循環無已，不論何代？開國以後，遲或百年，少則數載，政治必趨腐朽，積漸以至於亡。其所以然，乃在不解防微杜漸之術，此固不廛中國然也。卽如蘇聯，十月革命不到五十年，國勢竟向修正主義奔去，而無法阻止，子厚之防杜要義，固無往而不宜也，此其三。

子厚平生所志，不引天以爲高，不立異以爲神，淫巫瞽史之言，無自蝨於其胸。於莊子取「自然」一語，以爲準繩，一切從客觀量物，而不主天與人有何交接，適與近代初步質素之唯物主義相合，此其四。

文人宗經，子厚亦宗經，但子厚宗經，而不主故常；文人宗聖，子厚亦宗聖，但子厚宗聖，必以合乎世用爲鹄。子厚熟精班書，從漢儒掇拾「大中」一義，守而不渝，於是子厚雖榮古，而從不虐今，必使古爲今用，凡無當於今者，古亦在所必棄。與韓退之之流，宗經而徇於經，宗聖而徇於聖，榮古而並徇於古，一成不變，削今之足而適於古之屨者，大異其趣，此其五。

子厚之尤異者，在主張民爲至上，凡事之病於民，或與民無涉者，皆當毀棄。如季漢之自絕於民也久，寧以正統與曹而不與漢，禮樂非爲民設，人卽訛其以禮樂爲虛器而不之恤。此視韓退之原道：「民不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、通貨財以事其上則

誅」，直與民賊無異，此其六。

又子厚服於理道，不拘夷夏之分，如人而夷也，有才亦必用，姜公輔、廖有方其例；理而夷也，可從亦必採，浩初上人說佛與易論語合其例。此視韓退之攻佛骨，而曰夷也夷也，己又陰與僧徒往來者，直一錢不值，此其七。

從來文人撰述，七體一類文字，大都先之以鋪張，而結穴於儆戒，所儆戒者維何？亦約略可以一儉字括之，惟子厚之晉問亦然。意謂國家不能保存儉樸、或勤儉氣象，將風紀必亂，悖逆萌生，國勢且由盛而弱，由弱而亡，故爲防杜起見，不禁景仰唐魏之小國遺風，以爲保泰持盈、遵分進善之計，此其八。

具此八長，子厚卽以當日養之有素之思想尺度，假如親見一九四九年之政權，必當無鑿柄不相容之慮，何況自唐至今，互一千年，此中政俗之錯綜變化，猶得奉爲殷鑑，由調劑而得依皈者，決不在少乎？嘗謂歷代政府之所用力，大抵不外斬截荆棘，排除障礙，而從無爲民打算、從容創制之一日，如順宗實錄所紀犖犖善政，人心大悅，然皆負面而無一正面，可以概見。又所謂荆棘障礙，無慮政府自身之所釀造，非先天之所固有，甚至一旦斬截不了，排除不動，從此禍害加劇，非至亡國滅種不止，此有唐之卒亡於閹宦與藩鎮，尤爲明效大驗。蠢蠢二千年來，兵戎不斷，澄清無日，職是之由。一九四九年到來，人民政權，以其堅強無對之力，能將歷史遺留各

種或暗或明之蔽害，斬釘截鐵，削除淨盡。凡若而女謁，若而閹宦，固已本來無有，至若而方鎮，若而黨爭，若而幫會，若而邊患，若而盜賊，若而貪污淫賭，游手惰壞，久在全國範圍，繼長而增高者，舉一概掃除乾淨，不使得有一隙存留，然後天下始定於一。

夫「天下烏乎定？定於一」，論創於孟子，顧自孟子經二千年以來，除唐初略得其髣髴，如曾子固所言外，而迄無一代，能比今日之達到標準，而愜心貴當者，固目之所共見。吾敢斷言：今日之中國形勢，以至清至明之政府，行不屈不撓之紀綱，外侮不敢來，變亂無由生，賄賂不得行，風紀不致亂，自上達下，如身使臂，如臂使指，以至下令如流水，無遠勿屆，於是舉國矢勤守儉，孳孳乞乞，以從事於建設，績效之生，遂乃日新月異而歲不同，此真陸賈所謂自天地剖判，未始有也。夫社會基礎如此堅定，從而政權期於不壞，而亦不可能壞，節節設防，層層杜漸，一日如百年，復百年如一日，因知吾即一九四九年劃斷史期，以二千年對十五年，挈短量長，了無不稱。於斯時也，士大夫如柳子厚其人，插足其間，吾知曩與蕭俛書謂：「道之行，物得其利，身被之，目覩之足矣，何必攘臂用力，矜自我出？」以今比昔，愈益有然，而執政者得此開通士流，亦自樂於聆取緒論，相與印合。獨國家遇大改革，如今日之廣闊邊幅，不能有百正而無一負，此子厚知之，執政者亦知之，蓋矯枉過正云者，以枉多、